

醫者父母心

文潔華

他接過護士遞來的針藥，抱怨說明書上的文字太小了，看不見，順手挪來放大鏡慢慢閱讀。我看錶，不但嫌他動作太慢，亦生怕他其實不認識新藥的情況，甚至對他投以不信任票，即使他看來相當認真。

這份懷疑，以前是從未有的，不知是因為從前的醫生專業掩蓋了無知，還是現在的醫生技窮。但以這位年近七十的醫生看來，原因其實可能是因為近年的新藥代推陳出新，而他也老實得很。一來，來，來，聽我聽一聽說明書上的警告……明白了沒有？

比起目下的年輕醫生，這位老醫謹慎的態度仍是可取的，起碼望、聞、問、切他全都做妥，不像門診或街診的可畏後生，眼睛只看着電腦，就是努力不跟病人四目交流或接觸。我們當然知道為醫不易，危險度也高，但至少也應敬業樂業。

小學校址在深水埗醫局街轉彎處，每天放學經過那熱鬧的公立醫局，總見內裡一排排等候診症的人，乖乖地等候醫生出現。醫生從診室出來，著五、六個病人一起拿上衣服讓他用聽筒聽，繼而輕敲背部；病人們都投以信任票，有些還帶着冀盼的眼光。「醫者父母心」，大家都堅信不移。

翠神

文潔華

他接過護士遞來的針藥，抱怨說明書上的文字太小了，看不見，順手挪來放大鏡慢慢閱讀。我看錶，不但嫌他動作太慢，亦生怕他其實不認識新藥的情況，甚至對他投以不信任票，即使他看來相當認真。

古今談

范舉

從新疆到巴基斯坦的鐵路，並且在巴基斯坦建立大型港口，加強與非洲的經濟合作和貿易，期望要避開馬六甲海峽被美國勢力卡脖子的影響。

為了早日實現中國夢，加快開發新疆地區，勢在必行。可惜，當要增加工業人口和化工業、金屬冶煉工業的時候，就需要大量的淡水供應，整個新疆地區都缺水，拖住了中國四個現代化的腳步。

中國夢，解決西北部缺水

許多西線南水北調工程早日開工。但是，氣象、地質、施工技術、投資成本和效益存有不少難題，需要增加投入才能解決。例如說，在青藏高原，造山運動仍然非常劇烈，地勢繼續向上抬，大型地質斷層的結構資料未掌握，水文站網布設密度不夠，某些國際河流沒有整體的流域規劃，缺少較系統的氣象資料與地質觀測資料，缺乏統一的高精度的大比例尺地形圖、地質圖、斷裂構造圖、水文圖等。不少地區高達五千米以上，超低温、低氣壓，一年只能夠施工六個月，大量的隧道工程面對着凍土問題、滲水問題，容易出現塌方，地震活動也非常多，對於興建水庫和輸水隧道工程造成巨大的威脅。更重要的是，六月到九月，是崑崙山、天山、橫斷山脈多雨季節，洪水突然增加，如果引水進入了黃河的源頭和上游，將會造成蘭州等城市的氾濫。過了雨季，冬天的雨水又很少，調水工程可能無水可以調配。

最突出的是：西線的南水北調，開展工程面對着凍土地帶施工、高原地震以及冬季調水問題。嚴格來說，青藏鐵路的興建，已經為凍土地帶施工，積累了大量的科學技術和經驗，不過，土木工程的成本比較高一些。整個青藏高原，冬季不下雨，有半年不能供應淡水，到了五月到九月，大量的雨水又造成了泥石流，黃河和長江又進入了豐水期，需要上游地區的水庫預早排洩，青藏高原地區即使用大量暴雨，也不能做到以豐補歉的調節和調動水源的作用，解決西北缺水的問題。到了冬季，西北地區需要用水的時候，青藏高原卻沒有下雨的天氣，而且溫度在零度以下，出現許多河流冰封現象，輸水道不能輸水，冰凌現象導致河流凌汛，危及水庫、渠道的安全。

新疆、內蒙古、甘肅的缺水問題，看來很難解決，但上述地區卻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鐵、銅、煤、石油、天然氣的大規模開發，都需要西北地區勞動動力增加，新增加的勞動力的生活用水問題，至今仍然很難解決。

無論是增加興建水庫，擴大夏天的時候的蓄水能力，並且避免上游地區水庫在雨季排洪浪費大量淡水，還要防中下游的水力發電站的發電能力大受到影響，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楊牧的文學源流

葉輝

楊牧是詩人、散文家，至於比較文學學者，應該叫王靖獻；這樣說也許約略有點矛盾，然則證諸他的文學評論，矛盾其實是可以統一的。楊牧一九七〇年開始在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寫博士論文，以《詩經》為對象，「研究古代中國口頭創作的的方法和特徵，與古希臘及中世紀歐洲文學（尤其是古英文史詩）比較」。

《傳統的與現代的》原於一九七四年，《自序》說，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嘗試提出方法，不要求絕對的結論——在比較文學的大前提下去尋找現代的美學標準，來考慮一般文學批評的問題」。他那時相信，「老式的文學訓練也頗為磨礪人的思想和分析能力」，「比較文學要在這種思想和分析的練習以外，增加一個類比推論的過程，以之開發文學作品的新內容……」

《衣飾與追求》比較《離騷》和《仙后》，楊牧說：「在我看來，現代的比較文學應該強調的是文學間共同（或不共同）特徵的揭發和思考，以引導出某一文學理論的建立，進而理解兩種或三種文學的特殊精神——不論其為「和諧」或為「衝突」都一樣可貴。」比較文學對他來說，毋寧是一種方法，一個過程以至一種思考分析的練習。他關心的是古典情懷的融會貫通，追求一個通達合理的「總體文學」觀念。

創業容易守業難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楊牧不叫楊牧，是一個叫葉輝的少年，口袋裡不但裝有江南的鸞飛草長，還裝滿了世紀仙子的和魅魔的傳說，城堡的陰森和慶園凋落的花瓣，他給濟慈寫信，說自己「看到歷史的倏忽和暮暮的煙霧，談一宋朝的美，古典的驚悸」他嚐過成長的苦楚，知識和責任的無奈在他的思維裡咬噬，年歲時的文字間隱約盈着兩個古老的世界的「知識的霧，年歲的煙，教他敏感而略略傷感的心靈常常帶有「青青的陌生，美好的驚」。

一九八四年，楊牧出版了《文學的源流》，當中有《周作人與古典希臘》、《宗白華的美學與歌德》等論文，以一個「與」字為中介，推出「類比推論的過程」，那時一方面在學院書齋裡皓首窮經，另一方面，又在車如流水的高速公路感到偉大的秩序，承認那是科技之力和藝術之美的結合——從交流道上去，從交流道下來，感到「交通規則不僅只是法律，也是道德倫理的具體化」。

他讀文學史，讀到「那些探討大詩人的章節的時候」，有所發現：「原來他除了這些，還費力做了那些，而且除了詩詞歌賦，居然還有文章策論，小冊子，大學問，訓詁箋釋，書序遊記，碑傳墓銘，乃至於戲曲小說等等。」如此發現，合該聽見教人不勝嚮往的心跳。

在人到中年之前，《詩經》與古典希臘交織於楊牧知識與美感，許是未得其法之法；然後是思想和分析的練習，是反省和探索的紀錄，是有法之法了；後來彷彿百川不捨晝夜奔向大海，是現代文學源遠流長的見證，已臻忘其其法之法了。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日前參加香港作聯的一個聚會，聽作家王蒙和白先勇的演講。王蒙是老朋友了，去年在北京和澳門都見過面。這一次他來去匆匆，沒有機會再和他單獨敘舊。

王蒙在講話中提出香港是否可以利用地區優勢，言論自由的優勢，主持一個兩岸作家的文學獎。因為現在國際文學獎，人們的眼光都集中在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當然，諾貝爾獎歷史悠久，國際影響巨大，這是不容取代的。但是華文作家，要把作品翻譯成英文和瑞典文，難度頗大。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翻譯，難度不大。文學作品的翻譯，各民族各種文字風格不同，要原汁原味表達出文學上的意境和風格，頗有難度。比如唐詩宋詞，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我們讀來，津津有味，是一番可以反覆背誦，意味無窮。但翻譯成外文，是否能使外國人體會和欣賞到詩詞文字的意境，便成疑問。



「富二代」能否擔當起家族企業傳承的重任呢？ 網上圖片

演藝小蝶

香港每年都有很多電視和電影演員及歌星演出舞台劇，但自香港劇團劇團設立二十二年以來，歌影視的藝人甚少獲獎。記憶所及，只有早期的黃秋生（他近十年參演的舞台劇好像連提名也沒落空）、胡美儀、曾江和廖啟智。曾經有人問為何其他演藝界的藝人獲提名或獲獎的機會這樣少，筆者亦曾做過一個邀請電視演員演出的劇團問為何那些資深演員的演技向被公認，但卻連獲提名的機會也沒有。

有人曾經給過這樣的解釋：評審們對影視藝人的要求較高，因為他們是專業演員。這可奇怪了，舞台演員不也是專業演員嗎？況且他們比影視演員更習慣舞台的表演方式，所以不是應該額外加分給面對陌生演出環境的影視演員才對嗎？跟着有人補充說，影視演員演戲好是其本分，是應該的，但卻沒有說出具體的理由。難道舞台演員演得好也不是其本分，是應該的嗎？觀眾看到一個舞台演員有優秀的演出原來是幸運觀眾？若是這樣去理解，豈不貶低影視演員的這個專業？倘若說這話的人不是為辯駁或惡意中傷，而是真的覺得影視演員的演戲功力根本就比舞台演員的優勝，那麼他的這個「印象」非常值得深入討論。討論重點不在於誰比誰優勝，而是為何會令人有這樣的感覺，其背後的意義和很多關於這兩類演員的研究和比較，如應如何評價二者的專業、表現和造詣；他們怎樣在社會上定位，社會又怎樣定位他們；他們的比較是否商業與藝術之爭的體現等問題。

我不知道其他評審對影視明星在舞台上演戲會否另有一套評分標準，我只知道我是純看他們在舞台上的表現。以今屆為例，我提名了三位影視演員，都是因為我覺得他們表現出色。結果有人獲獎，有人沒有入圍提名名單，可見其他評審有贊成我的看法，也有人不同意。無論如何，我相信得獎結果是公正的，因為評審是將提名名單和投票名單直接送到會計師樓，由會計師點票的。我相信專業操守。

華人寫作獎

所以王蒙的建議，頗值得華文寫作界加以討論，並付之實踐。

付之華文電影，除了參加外國的奧斯卡或康城影展的評獎之外，海峽兩岸三地都有自己的電影獎項。電影評獎多本地化，為什麼文學評獎不可以？事實上內地和香港，都有文學獎，只是範圍還不太廣泛。內地有茅盾文學獎、香港有紅樓夢獎，台灣可能也有，不太清楚。

當晚大會主持者要我發言。我表示支持王蒙的建議。但補充兩點：第一，應把華文文學獎從兩岸三地擴充到北美、加和印尼、泰國等地，都有不少華文作家，應該把他們納入在內。

第二，把華文文學獎擴大成華文寫作獎。就是如寫政治評論的，也是一種華文寫作。我在當前經常寫政治評論，評論寫得好的，應該是邏輯性強，論點獨到，文采盎然。我不寫小說、詩歌，也希望有個參選的機會。

為何明星難獲舞台劇獎？

香港每年都有很多電視和電影演員及歌星演出舞台劇，但自香港劇團劇團設立二十二年以來，歌影視的藝人甚少獲獎。記憶所及，只有早期的黃秋生（他近十年參演的舞台劇好像連提名也沒落空）、胡美儀、曾江和廖啟智。曾經有人問為何其他演藝界的藝人獲提名或獲獎的機會這樣少，筆者亦曾做過一個邀請電視演員演出的劇團問為何那些資深演員的演技向被公認，但卻連獲提名的機會也沒有。

有人曾經給過這樣的解釋：評審們對影視藝人的要求較高，因為他們是專業演員。這可奇怪了，舞台演員不也是專業演員嗎？況且他們比影視演員更習慣舞台的表演方式，所以不是應該額外加分給面對陌生演出環境的影視演員才對嗎？跟着有人補充說，影視演員演戲好是其本分，是應該的，但卻沒有說出具體的理由。難道舞台演員演得好也不是其本分，是應該的嗎？觀眾看到一個舞台演員有優秀的演出原來是幸運觀眾？若是這樣去理解，豈不貶低影視演員的這個專業？倘若說這話的人不是為辯駁或惡意中傷，而是真的覺得影視演員的演戲功力根本就比舞台演員的優勝，那麼他的這個「印象」非常值得深入討論。討論重點不在於誰比誰優勝，而是為何會令人有這樣的感覺，其背後的意義和很多關於這兩類演員的研究和比較，如應如何評價二者的專業、表現和造詣；他們怎樣在社會上定位，社會又怎樣定位他們；他們的比較是否商業與藝術之爭的體現等問題。

天海親情

標題很老派，有點粵語長片時代。事實人情無分新舊，只問有，還是沒有。

整整二十年過去，我姐的死忌在六月，兩姊妹當年才七、八歲。

一天一天計算，日子過得很難，回望過去，瞬間即逝！

轉眼，姐姐的忌日已是特殊學校的年輕副校長。幾年前為了跟外祖母溝通更方便，放棄倫敦的雜誌編輯工作跑到東北北大建教授英語，因利便便學習中文之外，更方便南飛探望外祖母。

妹妹居西澳，隨工程師伴侶邁向專業更高台階移居西澳珀斯。去年，距離她們母親十月底的生日一星期前誕下長女。原意英國及香港兩邊的親人到今春才南飛探望，好讓年輕父母習慣，適應添加初生兒的生活。個多星期後，搖電話到倫敦跟大妹聊天，突然痛哭；原來妹妹產後孤寡，引起程度憂鬱。

大妹學校放期中假，當時機票緊張，沒法，倫敦「香港」悉尼一泊斯，飛三十小時，逗留三天即返英。

在他們年幼的歲月，我姐病重，筆者亦曾不斷披星戴月飛到倫敦探望。血濃於水，她是我至親的姐。

訂好四月跟大妹結伴來珀斯探望，Eric, Kevin, Kevin, Dickson, 已五個多月，高大精靈猶似十孩童。Kevin是中文「桂」，她早逝外祖母名字的一部分。希望她日後知曉，姨母憶妹萬里無阻飛來探望的珍貴姊妹情。

這趟旅程對我亦珍貴，終於看到她們成熟長大以姊妹情深告慰她們母親亡靈，舅舅的我終可稍稍放鬆，她們母親臨終託孤的重任。

曾遊澳洲多次，東北凱恩斯不論雨林或乾旱內陸，大自然深層特質迥異。

布利自然，黃金海岸連綿白細沙灘，還有世界奇觀大堡礁，可與海洋生物共棲息。

美麗，現代，文化氣息茂盛的都會悉尼和墨爾本國際吸引力無限。

往南走，阿德萊特天氣最宜人，葡萄酒，陸海空美食不絕。

從未來過珀斯，原來西澳洲海、天、大地，明亮，藍透，非常宜人。

遙望茫茫印度洋海天一色，肯定尼雲家姊妹的母親——我姐在我們左右守候，張望！

此山中

鄧達智

標題很老派，有點粵語長片時代。事實人情無分新舊，只問有，還是沒有。

整整二十年過去，我姐的死忌在六月，兩姊妹當年才七、八歲。

一天一天計算，日子過得很難，回望過去，瞬間即逝！

轉眼，姐姐的忌日已是特殊學校的年輕副校長。幾年前為了跟外祖母溝通更方便，放棄倫敦的雜誌編輯工作跑到東北北大建教授英語，因利便便學習中文之外，更方便南飛探望外祖母。

妹妹居西澳，隨工程師伴侶邁向專業更高台階移居西澳珀斯。去年，距離她們母親十月底的生日一星期前誕下長女。原意英國及香港兩邊的親人到今春才南飛探望，好讓年輕父母習慣，適應添加初生兒的生活。個多星期後，搖電話到倫敦跟大妹聊天，突然痛哭；原來妹妹產後孤寡，引起程度憂鬱。

大妹學校放期中假，當時機票緊張，沒法，倫敦「香港」悉尼一泊斯，飛三十小時，逗留三天即返英。

在他們年幼的歲月，我姐病重，筆者亦曾不斷披星戴月飛到倫敦探望。血濃於水，她是我至親的姐。

訂好四月跟大妹結伴來珀斯探望，Eric, Kevin, Kevin, Dickson, 已五個多月，高大精靈猶似十孩童。Kevin是中文「桂」，她早逝外祖母名字的一部分。希望她日後知曉，姨母憶妹萬里無阻飛來探望的珍貴姊妹情。

這趟旅程對我亦珍貴，終於看到她們成熟長大以姊妹情深告慰她們母親亡靈，舅舅的我終可稍稍放鬆，她們母親臨終託孤的重任。

曾遊澳洲多次，東北凱恩斯不論雨林或乾旱內陸，大自然深層特質迥異。

布利自然，黃金海岸連綿白細沙灘，還有世界奇觀大堡礁，可與海洋生物共棲息。

美麗，現代，文化氣息茂盛的都會悉尼和墨爾本國際吸引力無限。

往南走，阿德萊特天氣最宜人，葡萄酒，陸海空美食不絕。

從未來過珀斯，原來西澳洲海、天、大地，明亮，藍透，非常宜人。

遙望茫茫印度洋海天一色，肯定尼雲家姊妹的母親——我姐在我們左右守候，張望！